

千山茶客 著

家族要护，大仇要报，江山帝位，也要分一杯羹。这辈子，她沈妙不会再受人欺凌！
那提枪打马而过的桀骜少年，看着她，傲然道：「颠个皇权罢了，记住，天下归你，你——归我！」

将门女

定乾坤

上

完结篇

JIANMEN NU
ZHI DINGQIANREN

ISBN 978-7-309-08178-0

青 一 著 客 茶 山 千 著 千 山 茶 客

ISBN 978-7-309-08178-0

ISBN 978-7-309-08178-0

完
吉
篇

之
定
乾
坤
上

将 靖 女

千
山
茶
客
著



ISBN 978-7-309-08178-0

978.00元 (全二册)

10092201 032-6200800

青 吉 著 古 著

青
岛
出
版
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将门嫡女之定乾坤：完结篇 / 千山茶客著. — 青岛：青岛出版社，2017.2

ISBN 978-7-5552-4388-5

I. ①将… II. ①千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171110号

书 名 将门嫡女之定乾坤：完结篇
著 者 千山茶客
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
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182号(266061)
本社网址 <http://www.qdpub.com>
邮购电话 010-85787680-8015 13335059110
0532-85814750(传真) 0532-68068026
责任编辑 那 耘
责任校对 耿道川
特约编辑 孙红彦
装帧设计 80·小贾
照 排 孙顾芳
印 刷 北京市平谷县早立印刷厂
出版日期 2017年2月第1版 2017年2月第1次印刷
开 本 16开(700mm×980mm)
印 张 34
字 数 404千
书 号 ISBN 978-7-5552-4388-5
定 价 59.80元(全二册)

编校印装质量、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-68068638

建议陈列类别：古代言情

将门 嫡女

之定乾坤

完结篇

目录

上

- 第一章 公主之死 / 1
- 第二章 姐妹易嫁 / 29
- 第十三章 同林夫妻 / 58
- 第四章 东窗事发 / 86
- 第五章 佛门道缘 / 120
- 第六章 变故突生 / 148
- 第七章 太子之死 / 180
- 第八章 亲事落定 / 203
- 第九章 兄弟阋墙 / 229
- 第十章 睿亲王妃 / 261



将门嫡女之定乾坤

将门嫡女之定乾坤 / 沈亦非 / 千山客

青岛出版社, 2017

ISBN 978-7-5552-4359-5

IV. D12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11111号

将门嫡女

之定乾坤

完结篇 目录

下

-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|
| 第十一章 | 初入大凉 / 277 |
| 第十二章 | 狩猎遇险 / 305 |
| 第十三章 | 前生宿敌 / 338 |
| 第十四章 | 姻缘同解 / 361 |
| 第十五章 | 花好月圆 / 395 |
| 第十六章 | 似曾相识 / 417 |
| 第十七章 | 山雨欲来 / 444 |
| 第十八章 | 添丁之喜 / 470 |
| 第十九章 | 磐石蒲苇 / 487 |
| 第二十章 | 好久不见 / 505 |
| 番外 | / 513 |





第一章 公主之死

“不好了，凌少爷出事了！”

众人走到外头，见有人扶着罗凌进来，罗凌右手上满是鲜血，看得人触目惊心。

“凌哥哥！”罗潭吓了一跳。

“高太医，”罗雪雁忙道，“麻烦你给罗凌瞧瞧。”

高阳面上生出些无奈神情，道：“将他扶到屋里，我替他看看。”

待罗凌和高阳进了屋，沈信对扶罗凌回来的手下怒道：“到底怎么回事？凌哥儿怎么伤得如此严重！”

那手下快要哭了，道：“我们一行人接到线报，说有人知道沈姑娘的下落，凌少爷带我们一同前去找人，后来有人送了一个字条，要凌少爷独自前去，谁知竟是陷阱，那些人好似本来打算算计丘少爷，没想到来的是凌少爷。凌少爷和他们打了起来，被偷袭，伤了右手。”那手下顿了顿，面露担忧之色，“凌少爷早年就伤过一次右手，后来愈合了，可今日那刀伤覆在旧伤之上，凌少爷当即有些不好，后来我们的人赶到，凌少爷就这样了。”

罗凌右手受过伤的事，罗雪雁和沈信都不知道，闻言看向罗潭，问：“凌哥儿受过伤？”

罗潭点点头，道：“小时候随大伯打猎，被山里的野兽追赶，从山上摔了下去，被尖石划伤了手。伤得很重，当时大夫们都说凌哥哥的手恐是保不住，可凌哥哥愣是挺了过来。”

众人都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，沈丘道：“到底是谁在背后算计，你们有没有看清楚对方的人？”

手下摇了摇头，道：“那些人功夫很好，不似普通歹人，武功在凌少爷之上。”

“此事蹊跷。”沈信沉声道，“先是娇娇，后是丘哥儿，分明是针对咱们整个沈家。他娘的！不找出此人扒了他的皮，老子就不姓沈！”

罗潭道：“眼下还是看看凌哥哥的伤势，伤得那般重……”

屋中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。

一炷香时间后，高阳从寝屋里走出来，众人眼巴巴地看着他，罗潭迫不及待地上前问：“高大夫，凌哥哥怎么样了？”

高阳道：“我已经替他上过药了，但伤口很深，上头抹了毒，虽不致命，可是……”

“可是什么？”沈丘问。

“罗少爷的手早年间受过伤，这次惊了宿疾，伤还不轻，日后好了，只怕不能用右手提重的东西了。”

罗潭猛地看向高阳：“不能提重的东西……那兵器呢？”高阳摇了摇头。

罗雪雁失手打碎了杯子，沈信和沈丘同时倒抽一口凉气。让一个自小习武的人从此不能用右手，几乎是废了他的武功。

“不可能，不可能的！”罗潭惶急开口，“你不是最好的大夫吗，你能治好我，就一定也能救我凌哥哥的右手，是不是？”

高阳耐心道：“罗姑娘，不是在下不肯救，而是令兄的伤势实在太重。说句惹姑娘伤心的话，在下说不能治的人，普天之下也必然没人救得了。”

“怎么会？”罗雪雁几欲晕倒。

“表弟已经知道自己的伤势了吗？”沈丘问。

高阳点了点头，随即道：“在下以为，最近这些日子，最好多关心罗少爷的情绪。但凡突遭变故的人，难免心中受创，若是不加以劝导，不利于伤势恢复。”说完，高阳提起一边的药箱，“在下得先回宫中一趟，需要配置几味药材，回头再来府上替罗少爷施针，眼下就不多留了，告辞。”

罗雪雁便点头道：“这些日子麻烦高太医了。丘儿，你去送送高太医。”

“我去吧！”罗潭道。

一直到了府门口，罗潭停下脚步，犹豫了一下，问：“高大夫，我凌哥哥的右

手真的没救了吗？”

高阳无奈：“在下从不说谎。”

罗潭表情生出几分绝望，片刻后又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今日谢谢你帮我掩饰睿王府上的事情。”

“掩饰？”高阳诧异地看了她一眼，“在下何时说过要替你掩饰？”

罗潭瞠目结舌地看着他：“你不是在小姑姑和姑父面前替我说谎了……”

“在下只是顺水推舟，待日后想到交易的条件，再与罗姑娘细细谈论此事吧。”高阳不顾罗潭瞬间变了的脸色，看了看外头，道，“啧，天色太晚了，改日见，罗姑娘。”他拱手离开。

待高阳的影子再也见不到的时候，罗潭叹了口气，忧心忡忡地准备回门里，却见自另一头奔来一辆马车。马车在沈宅门口停下，从里面走出两人。

罗潭揉了揉眼睛，确定自己没看错，惊叫一声：“小表妹！”

罗潭这一声喊，把里头的沈信一行人给惊动了，众人出来，见着沈妙都有些难以置信。

罗雪雁愣了两秒，快步上前，走到沈妙跟前一把将她搂住，热泪流了下来：“娇娇！”

沈丘也忙跑过来，激动地喊：“妹妹，你可回来了！”

沈妙道：“先回府再说，另外，此事先别声张。”

沈信虽然有些疑惑，却也同沈丘使了个眼色，沈丘连忙应了，出门去吩咐外头的下人，一行人先进了府门。

待到了厅中，罗潭问：“小表妹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一位又是……”她看向送沈妙回来的卢夕。

卢夕朝众人行了个礼，道：“奴婢是公主殿下身边的女官，前一日，公主殿下的护卫从歹人手里救下了沈姑娘。公主殿下怕沈姑娘解释不清，便让奴婢来送一送沈姑娘，眼下人已经送到，奴婢也该回去了。”

两年前的花灯节，沈妙被荣信公主救过一次，两年之后又被荣信公主所救。说是巧合，未免让人多想。沈信和罗雪雁有些疑惑，还要再说什么，就见沈妙站起身，冲着卢夕笑道：“今日之事多谢夕姑姑了，公主殿下的救命之恩，沈妙谨记在心，不敢忘怀，日后必定登门致谢。”

卢夕侧身避过了沈妙的礼，笑道：“不敢当，姑娘既与公主殿下是旧识，便不必拘礼。奴婢先回去了，沈姑娘好好养身子，明日公主殿下会同京兆尹那头说明。”

沈妙又谢了一回，待送走卢夕后，沈丘问：“妹妹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沈妙笑道：“也没什么，当日掳走我的人其实是将我牵连进了另一桩事情，掳错了人。后来打算将我送出去时，恰好遇着了公主府的人。公主府护卫曾经见过我，觉得有些不对，就顺手救了我。后来我与荣信公主说清楚了此事，公主殿下便打算帮我澄清一番。”

这番说辞是她和谢景行商量好的，虽然不知道谢景行会怎么做，不过以谢景行的手段，明安公主和谢家兄弟势必会吃个大亏，沈信再插手进来反倒不妙。

沈信眉头一皱：“娇娇，你老实告诉爹，这件事和明安公主有没有关系？”

沈妙心中一跳，道：“爹想到哪里去了，这是明齐的地盘，就算明安公主想对付我，秦国太子又不是傻子，怎么会让她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惹事。”见沈信和罗雪雁还是不信，沈妙干脆举着胳膊娇声道，“肚子好饿，娘，我想吃东西。”

罗雪雁一听，当即心疼得不得了，一边吩咐厨房去准备小食，一边让丫鬟扶着沈妙先回院子里休息。

罗潭和沈妙一同回了屋，沈妙在榻上坐下来，罗潭道：“小表妹，你刚刚在说谎吧，其实就是那个明安公主主动的手脚，对吗？”

沈妙问：“为何这么说？”

罗潭道：“你方才撒娇的样子，实在让我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，一看就是在敷衍姑父姑姑，也就他们疼你，才让你岔了过去。”

沈妙失笑，又打量了一番罗潭，道：“我听闻你受了很重的伤，怎么现在就下床了，也不多养养？”

罗潭挥了挥手：“那个宫里来的高大夫医术高明，活死人肉白骨，我命大啊。说起来，”她目光炯炯地看着沈妙，“今日下午我才向睿王殿下求救，求他救你出来，晚上你就回来了。我以为还得等几日呢。其实那位卢夕姑姑也是假的吧？”罗潭叹道，“这位大凉的睿王考虑得倒是很周到啊。”

沈妙没有纠正罗潭的话，想到了什么，又道：“不过怎么未曾见到凌表哥？”她问，“出去了吗？”

罗潭原本尚开怀的神情瞬间黯然下去，沈妙见状，问：“你为何如此神情？”

“凌表哥出事了。”罗潭的声音有几分晦涩，“高阳说他这辈子再也用不了右手……你去看看吧。”

临安侯府，眼下的谢长武也十分焦灼。

同谢鼎赴宴回来后，谢长朝就不见踪影，密室里不仅没有谢长朝的影子，就连沈妙的影子都没有。仔细瞧过，整个密室里也没有打斗的痕迹，更让谢长武觉得摸不着头脑。

明安公主派人询问何时才能将沈妙送出去，谢长武也只得表面敷衍着，私下里心急如焚。然而无论他怎么找，谢长朝和沈妙二人都仿佛人间蒸发了一般。时间过得越久，谢长武的心就越不安。他试图打听沈家那头的消息，并没有沈妙的下落，这让谢长武心中稍稍安慰。

时日一长，连谢鼎都起了疑心，问怎么许久都未见到谢长朝的踪影，谢长武只好说谢长朝和朋友出城打猎去了。明安公主派人来问话，要是谢家兄弟再不动作，就将沈妙交给她亲自处置。

谢长武心里有苦说不出，他自然不知道，他正苦苦寻找的兄弟，如今正在谢景行手中。

铁衣跟在紫袍青年身后，道：“谢长朝的尸体存在塔牢里，有冰棺镇着，主子什么时候用？”

“先放着，不急。”谢景行道，“这么好的东西，总不能浪费了。”

他缓步走回府邸中，刚进院子，见季羽书穿着一件紫袍，脸上戴着个银色面具，正满屋子追那只叫娇娇的白虎，一边追一边道：“小兔崽子，不认识本王了吗？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，乖乖到本王这里来！”

铁衣的面皮颤抖个不停，白虎瞧见谢景行和铁衣来了，便半路折转身子，朝谢景行蹿去。

谢景行弯腰将白虎抱起来，看向院子里剩下的那个“谢景行”，似笑非笑道：“我不在，你玩得很高兴？”

“三哥！”赝品谢景行摘下面具，露出季羽书那张大汗淋漓的脸。

季羽书一边喘气一边摆手道：“三哥，可不是我故意要扮你的。今日有位姑娘来找你帮忙，高阳非要我扮成你的模样。不过我保证，我扮得还挺像，那姑娘见了，二话不说就跪了下去，还给我磕了好些头。”

“姑娘？”谢景行看向铁衣。

铁衣忙道：“下午的时候，罗家小姐和高公子来过，季少爷装作您的样子答应了罗小姐的请求……后来他二人就离开了。”

季羽书强调：“是高阳非要我这么干的！”

正说着，便听到铁衣道：“高公子来了。”

季羽书惊道：“高阳，你怎么看起来像老了十岁？”

“别提了。”高阳道，“这几日都在沈宅里帮那位罗家小姐诊治。”

季羽书又问谢景行：“找到沈五小姐了？”

谢景行点头。

季羽书长舒了口气，道：“吓死我了。若是沈五小姐真的着了别人的道，只怕我也睡不好。”

谢景行冷眼看他：“哦？你和沈妙很熟？”

季羽书下意识摇摇头，觉得谢景行的目光颇有深意，忙道：“三哥你与她不是有交情嘛，我不是担心她，我是担心你。”

“狗腿！”高阳不屑。

“关你屁事。”季羽书反唇相讥。

高阳深深吸了口气，问谢景行：“可是明安公主下的手？”

“不止。”谢景行淡声道，“谢长武和谢长朝也参与了。”

“他们疯了不成？”高阳难掩诧异，“就算明安公主许了好处，谢长武和谢长朝怎么舍得拿命冒险？”

“大概安逸日子过久了，不知天高地厚。”谢景行笑得令人发冷，“十年如一日的蠢货。”

高阳和季羽书默了默，片刻后，高阳开口道：“其实这次明安公主出手，不只动了沈妙。”

谢景行转头，皱眉道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他们还意图算计沈丘。今日我在沈宅里，听闻有人拿沈妙的下落给沈丘设陷阱，待沈丘落单后，再伺机对沈丘下手。那些人武功高强，应当是宫廷出来的高手，我思来想去，大约出自明安公主的手笔。”

沈妙和沈丘是沈家的两个小辈，只要毁了这二人，沈家想要再立起来就难了。

谢景行微微动容，问：“结果如何？”

“沈丘并未上当。”高阳道。

谢景行的目光这才缓和下来。

“不过……沈丘虽未上当，罗家那位少爷却不太好。那些人以为叫出了沈丘，其实是罗凌，罗凌武功不及沈丘，在那些人手上未曾落得好。”

谢景行挑眉：“他现在如何？”

“不太好。”高阳道，“以我的医术也束手无策，这辈子，大约是不能用右手

提剑了。”

这一日，天气和煦，沈万在沈府西院里同常在青下棋。

常在青一身葱青琵琶襟上衣，鹅黄色官缎素雪绢裙，清清爽爽的垂髻髻，显得格外文秀温柔。

常在青笑问：“前几日听闻沈五小姐被人掳走，眼下也不知道找着了没有。”

“现在还没有下落。”沈万摇头。

常在青便叹息一声：“好端端的姑娘家，却生了如此变故……依三老爷看，沈五小姐是被沈将军的仇家所害的？”

沈万道：“这也不好说，毕竟独独掳走的是五姐儿一人，不过时日隔了这么久，怕是就算救出了人，也是……”

常在青面露哀戚之色，心中却暗自窃喜。她也不知道为什么，面对沈妙时会有有一种本能的忌惮。也许是沈妙将她的心思看得太透，有这么一个人在，常在青的心中总不安稳。

关于沈妙一事，沈府里，彩云苑里亦有人谈论。

万姨娘道：“我原先觉得你整日不出府实在不好，眼下看来，倒放心了。街上拐子那么多，你若是被拐跑，姨娘下半辈子便只能哭着过了。”她说着说着，停下手中的针线，“也不知五小姐眼下是死是活。”

沈冬菱闻言笑了：“姨娘，那可不是拐子能做到的事。”

万姨娘问：“为什么？”

“哪有拐子在街上明目张胆地拐人的。就算有，也不会拐官家小姐。我想大约是大房的仇家吧，只是不巧被五妹妹遇上罢了。”

万姨娘叹了口气：“五小姐这辈子算是完了。”

“那可不一定。”沈冬菱嫣然一笑，“五妹妹自来就有贵人相助，总能逢凶化吉，谁知道这回有没有贵人呢？”

“再有贵人相助，已经闹成这样，还能如何？”万姨娘不赞同。

正说着，沈冬菱的贴身丫鬟杏花自外头急急忙忙走了进来，似乎有什么事要说。

“姨娘，三小姐，奴婢刚才在外头听说，五小姐被荣信公主的马车送回了沈宅，平安无事，好得很呢！”

“姨娘看，”沈冬菱一笑，“我就说，五妹妹本事大得很，自有贵人相助。”

被歹人掳走的沈妙在几日后终于有了消息，还是被荣信公主的贴身女官亲自送回来的，定京城又起了一层轩然大波。

原是沈妙被贼人掳走后，在运送途中，误打误撞遇着了公主府的护卫。护卫们救了沈妙，沈妙醒来后才见了荣信公主。这几日没消息，不过是因为沈妙受了点惊吓，在公主府休养。

大部分人对此并未表示怀疑，因为说话的是明齐最不近人情的荣信公主。

不过让人奇怪的是，虽然荣信公主已经发了话，但沈妙并未出现在众人面前。有人说，是因为沈妙其实伤得很重，根本无法露面；也有人说，是因为沈家眼下要将沈妙保护好，不敢轻易让她出府，省得再遇到歹人。

无论如何，沈妙都是回了沈宅的，只是没有人亲眼见到罢了。

此刻的沈妙，正站在罗凌的屋前，犹豫了一下，终于叩响了屋门。

“谁？”里头有人问。

“是我，凌表哥。”

默了一会儿，有人道：“进来吧。”

沈妙走了进去，手里提着竹篮，进屋便将竹篮放在书桌上。书桌角有个青瓷碗，碗底有褐色的痕迹，当是方才罗凌喝过药的。

罗凌坐在桌前，正在看书。他面色有些苍白，手上缠着绷带，微笑地看着她，道：“表妹来了。”

罗凌得知沈妙安全回来后，也为沈妙高兴，对自己右手受伤一事却只字不提。吃饭说话的时候，亦宽厚温和，仿佛根本不曾经历此事。他不说话，众人也不敢主动提起。可罗凌表现得越平静，就越让人不安。

“我给你带了些糕点。”沈妙笑道，从竹篮里将装着糕点的盘子拿了出来，“加了牛乳和蜂蜜，对你的伤有些好处。”

她是第一个直接对罗凌说“伤”的人。

罗凌一顿，笑道：“我刚刚喝过药，现在不能吃，表妹放在这里吧，等一阵子我再尝尝表妹的手艺。”

“是不能吃，”沈妙看着他，问，“还是吃不下？”

罗凌抬起头道：“什么意思？表妹不会因为我没有立刻吃糕点就生气了吧？”

沈妙在罗凌的对面坐下来，道：“承认自己心里不痛快，也没有放下，觉得委屈、愤懑，有这么难吗？”

罗凌一怔。

“凌表哥好像什么都不打算责怪。”沈妙道，“不打算责怪别人，就是打算自责了，是吗？”

罗凌盯着沈妙一会儿，苦笑一声：“表妹，你说话一定要这么直接吗？”

“是表哥你太迂回婉转了。”沈妙道，“同你的感受一样，你不去责怪别人，便自责。同样，你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提，是想我自责内疚一辈子，还是终生为此事不得安稳？”

罗凌一怔：“表妹……”

“凌表哥，你以为自己装作若无其事的模样，大家就会觉得轻松，就会皆大欢喜？不是的，你藏在心里，自己不痛快，大家也不会痛快。”沈妙道，“人生不过短短几十载，有时候放肆一点未必不好。何必要为了别人而委屈自己？若是不痛快，大可以说出来。你可以生气，可以恨，可以埋怨，这都没什么大不了。”

“我应该恨谁？埋怨谁？气谁？”罗凌问。

“你可以埋怨我，因为我，你才着了别人的道；你可以恨幕后主使，是那些人让你受的伤；你甚至可以气这满定城京大夫，竟无一人可以治好你的伤，都是些欺世盗名的庸医。你唯一不该责怪的，是你自己。”沈妙道，“好人都在责怪自己，坏人都在责怪他人，可坏人活得比好人轻松得多。如果可以让自己高兴一点，埋怨别人也没什么。”

罗凌笑了起来，道：“小表妹，你是在安慰我吗？”

“是啊。”沈妙道，“我说了这么多，就是让你不要将所有的事情都埋在心里。”

罗凌叹息一声：“姑姑父本来就已经很自责，我不能雪上加霜。我只埋怨自己，平日练武不够刻苦，才会被人伤到；责怪自己不够聪明，才会被人钻了空子。”

“那你现在呢？”沈妙问。

罗凌道：“或许你说得没错，我该记恨恼怒的人不是自己。”

“记恨恼怒也不是你最终应该做的事情。”沈妙道，“既然右手不能用，为何不试试左手？”

罗凌一愣。

“我听闻前朝有位将军骁勇善战，后来在战场上被敌方将领斩下右手。世人以为他会就此消沉，不想他却开始练起左手，创制了独一无二的‘左手剑法’。”

罗凌听着沈妙的话，眼中渐渐升腾起一抹奇异的光彩。他看向沈妙，道：“表妹这个故事讲得真好。”

“表哥会做得更好。”

罗凌哈哈大笑：“表妹就是凭着这样的功夫，才一步步走到如今的不败之地？”

沈妙笑了：“说不败之地还太早了吧。”

“看来是了。”

她看向罗凌，笑道：“从今日起，凌表哥便不会整日在书房里看书了吧？”

“小表妹都亲自说情了，我哪里还敢看书。”罗凌微微一笑。

沈妙颌首：“那我便放心了。”

“单单放心还是不够的。”罗凌瞧着她，“既然此事也是因为表妹而起，这糕点还是要继续做的。”

“那是自然。”沈妙回道，“表哥若是想吃了，随时与丫头说一声，我便做了送来。”

罗凌盯着沈妙，目光逐渐柔和下来，打趣道：“若是日后左手剑法也练不成，表妹可不要嫌弃我。”话一出口，罗凌便觉得自己有些唐突，可不知道为何，他又有些希冀地看着沈妙，仿佛想从沈妙嘴里听到什么企盼的答案来。

沈妙微微一怔，随即笑道：“表哥说笑，这家里谁敢嫌弃你？”

却是没回答罗凌的问题。

罗凌默了一会儿，又道：“不论如何，多谢表妹宽慰了。”

“不客气，”沈妙道，“都是一家人。”

沈妙又坐了一会儿，才起身离开。待沈妙离开后，罗凌坐在桌前，目光怔怔的，不知在想些什么。好半天后，他才舒了口气，嘴角扯出一抹苦笑，目光落在桌角装着糕点的盘子上，想了想，就要伸手去拿。

却不知怎么回事，外头突然起了一阵风，恰好吹到盘子上，沉重的瓷盘咣当一声掉在地上，碎片崩得到处都是，一同打翻的还有桌上的墨盒，墨汁溅了不少在糕点上，显然不能吃了。

罗凌一愣，起身去看，见窗户紧闭，不禁喃喃道：“关得这样好，怎么会起风？”随即目光又落在那已经被墨汁污染得看不出形状的糕点上，心疼道，“可惜了。”

另一头，沈妙回到屋里，将油灯点上，才按了按额心。

没想到明安公主竟如此狠辣，不仅要对付自己，还要对付沈丘，这一次若非罗凌替沈丘挡了一劫，不知沈丘又是怎样的遭遇了。正想着，却见烛火微微晃动，屏风中蓦地出现人的剪影。到了现在，沈妙连惊讶都不会了，习以为常地转过头，果然见谢景行自外头走了进来。

他今日没穿往日惯穿的紫金袍，着了黑色锦衣，若非缀边银丝的衣领，几乎要与夜色融为一体了。

“没茶也没点心，”谢景行挑眉，“你就是这般招待客人？”

沈妙道：“我似乎并未请你。”

“不是客人，总算是盟友；不是盟友，”谢景行侧头看她，慢慢扬起唇，“那也是救命恩人。”

沈妙语塞，瞧着谢景行自顾倒茶一饮而尽，不知为何，像是心情不佳，也不知道是谁惹了他。

沈妙道：“你打算如何处置明安公主和谢长武？”当时谢景行带走了谢长朝的尸体，让她觉得十分疑惑，“你打算杀了谢长武吗？”

“不然等着他在背后算计我？”谢景行反问。

“其实你可以不杀他的，谢长朝你也可以不杀。”沈妙道，“你父……临安侯接连丧子，定会彻查此事，到底会多些不必要的麻烦。”

谢景行眸色微冷：“杀不杀他们，我说了算。”忽而瞥了沈妙一眼，又勾唇道，“你现在似乎很有盟友的自觉，怎么，担心我？”

沈妙移开目光，道：“我担心你连累我。”

谢景行嗤笑一声，笑容带了几分玩味：“不必担心，我有法子保下你，就有办法自保，不会给人添麻烦。”

沈妙有些奇怪，总觉得谢景行这话是在影射什么似的，干脆顺着他的话说：“睿王殿下自然神通广大。”

“也有比不上人的地方。”谢景行懒洋洋道，“苦肉计不会。”

沈妙奇怪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罢了。”谢景行站起身，走到沈妙面前，“你想我怎么处置明安？”他凑近沈妙，在沈妙耳边低声问。

沈妙下意识后退一步，肩膀却被按住了，他神情奇怪，仿佛在忍耐着什么，蓦地又松开手，转身冷道：“你如何想的？”

“为何问我？”沈妙道，“你不是已经有了主意？”

“这取决于你。”谢景行没有回头。

“如果睿王出手，能做到几成？”沈妙心里飞快盘算着，“我是说，如果你杀了明安公主，能不能保证不被人抓到把柄？”

谢景行顿了顿，转过身来盯着沈妙好一会儿，忽然笑了，道：“沈家丫头，你未免太会做生意了。”

沈妙微微一愣，谢景行很久未曾叫她沈家丫头，眼下叫出口，却让沈妙恍惚回到两年前与谢景行初遇不久时。那时候，他二人彼此忌惮，棋逢对手，互相提防，还以为会老死不相往来，没想到不过两年，也能坐在一起心平气和地讨论杀人灭口的勾当。人生果然曲折离奇。

见沈妙发愣，谢景行又道：“你要杀了她？”

沈妙回过神，道：“她与谢家兄弟二人合谋掳我，还暗中害我大哥，我不是圣人，更不会以德报怨，只要她一条命，比起她对我做的那些，已经很仁慈了。”

“心狠手辣的丫头。”谢景行不甚在意地一笑，“不过，我为何要这么做？”

沈妙：“……”

一直听说女子来癸水时，性格喜怒无常，如今沈妙不禁要怀疑，莫非男子也会来癸水？她道：“你不是都将我归于你的盟友了？替盟友出头，不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？”

谢景行噎了一下，瞧着沈妙，目光微动，低声道：“话虽如此，不过我不仅救了你，还替你惹了人命官司，如今还要帮你去行刺一国公主。盟友都是互利的，你什么都不做。让人无条件帮忙的是夫妻，我看你不是将我当盟友，是当夫君吧。”

沈妙气极，冷笑道：“睿王殿下金尊玉贵，不愿意便罢了，我也不会强求。明安公主之事，我自己想办法就好。”

“想什么办法？”谢景行淡淡道，“向你的表哥求救？”

沈妙道：“这和凌表哥有什么关系？”

谢景行道：“你着急干什么，我没说不答应。既是盟友，又不是什么难事，本王顺手一帮就行了。不过你也得替本王做点什么。”沈妙怒视着他。

“啧，一时想不起来。”谢景行挑眉，叹息道，“就替本王先做两篮糕点，本王行刺途中，怕会饿。”

定京在连续出了几日日头后，又开始下雪。万礼湖中湖水都结了冰，仿佛一夜